



在布莱德 (Bled)

从奥地利开往斯洛文尼亚的火车上乘客很少。在边境Villach换了斯洛文尼亚的火车后，车厢里几乎就没有乘客了。天空是灰色的，穿过隧道和迷雾，陈旧的火车——尽管车身上有新潮的涂鸦——短暂停靠在LESCE-BLED车站。两个小时之后，我在HOTEL MLINO安顿下来，这可能是这个季节布莱德湖边正常营业的为数不多的一家HOTEL。

来时的道路，遇水成冰，行走艰难。客房至简，床头的装饰画上是夏天的斯洛文尼亚，与雅怡的描述一致。可窗外又起雾了，布莱德湖心小岛上的城堡消失不见了。让我怎么描述好呢？你看过《冰雪奇缘》吧，我想到的就是这部电影，还是暴风雪来前的那种状态。

“啪”地一下，我很结实地在HOTEL门口摔了一跤。我正准备去享用抵达斯洛文尼亚的第一顿晚餐，结果刚推门出来就被摔得措手不及，全身的分量几乎完全压在了右腿上。那该死的结冰的路面，又湿又滑——尽管后来我变得小心翼翼，但摔跤仍是“家常便饭”。晚上我用冰水刺激后不停揉搓着自己的脚踝，明白了一件事情：这次旅行计划要作调整。

夏天的布莱德湖畔，你可以坐平底船、游泳、登岛、跑步、爬山、发呆；冬天的布莱德湖畔，你尽量发呆就好。

等到第二天，我看脚没断，仍有100个不甘心，决定一瘸一拐也要把冰封的小湖绕一圈下来：湖泊长2000米，宽约1500米，绕一圈不过6公里。湖边的鸭子摇摇摆摆、战战兢兢地朝我走来，仿佛也在告诉我，“你不可能健步如飞了，稳住，悠着点，不如散步！”我看见鸭子也在冰面上打滑，那摔跤姿势比我滑稽——冬天的布莱德真是欺负人，也欺负鸭子啊。

我拖着受伤的右脚依然爬上了Blejski Grad的城堡。可仍旧没在那“明信片拍摄角度”拍到任何相片。我甚至就没把相机从包里拿出来。100米的峭壁上，被浓雾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湖心岛在哪个方向我都看不见了。如果伸手能够摘到“棉花糖”，会有趣一些。但老实讲，城堡里的博物馆和这座袖珍的城堡一样无趣。

